

幸遇良师

文 | 岑湘瑜



三生有幸，在高中三年时光里遇见了我的政治老师——田世婷老师。

她的第一堂课并不像其他老师那般询问我们假期过得如何，而是打开 ppt 翻出一套试题让我们练手，三尺讲台下面是哀嚎一片，她便只是笑笑，阳光从窗外洒到她的每一缕头发丝上，明媚且张扬。独特的个性让我也对她充满了好奇，过后我便借着这个机会去询问她先前教过的学生，“哎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师的教学方式怎么样呀？”“你不知道她吗，这个老师是新老师上个学期教我们班的，可凶了，而且讲的课我们还都听不懂。”得到的却都是关于负面的评价，听多了这样的评价，我也认为她就是这样的老师，但我总不能因为一位老师而不去学政治这门科目，所以在她的课上我始终保持着好好听课的状态。

她上课不喜欢用课件，都是在黑板上给我们板书写思维导图，每个知识点后再细分其他小知识点并且讲得很详细，让我这种政治学渣也能够跟着她的节奏走也能被她的课所吸引，课上不仅列举一个个简单生动的例子还会给我们拓展课外知识，使知识更贴近于课本和我们的生活。黑板上的板书小标题写着：正确运用关系判断，她用手敲了敲黑板旁边提高了些许音量，让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她那里。“关于非传递性关系我列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想看电视剧但是没有 vip 便向我的朋友小 c 借，小 c 也没有 vip 便向她的朋友小 d 借，小 d 有 vip 便借给小 c，小 c 借给我，那么我和小 d 可能有某种关系也可能没有某种关系，也就是说我和小 d 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这就是非传递性关系。”她突然笑了笑：“并不是 vip 开不起，而是借的更有性价比哈。”说完台下一阵爆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她的课堂永远充满活力与欢笑。不论多么抽象的问题在她那里都能被游刃有余地解决掉，知识就这样不知不觉进入了我的脑袋里，相处久了我发现她并不像她们说的那般糟糕，她是那样美好，那样敬业，那样和蔼可亲。

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政策，周六早上要像平日那样早早来教室上课，我们的状态都是无精打采的，她便隐约发觉了我们的异常，她在讲台前来回踱步，好似在思考什么，其中有一位同学就问她在干嘛怎么不上课，打开电脑后她双手撑着讲台两侧，说我们辛苦了，她给我们看视频放松，说完台下一阵欢呼声，都在高喊政治老师万岁。随即利用她的课堂时间给我们看《守护解放西》，在放松的同时还能学习里面相关法律知识，何乐而不为呢？那时候全班一起看视频不论是什么内容都看得津津有味，都觉得很幸福。此后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放给我们看，都快要追完一季了；学校不允许我们看篮球赛，她用手机发了几条消息给我们班申请到了去看球赛的机会后便利用自己的晚自习带领全班到后山篮球场去看球赛，她之前对我们说过她到这来当老师不久，不对我们好那对谁好，她希望我们能开心地度过整个高中生涯，她也不会给我们施加太多的压力。在比赛散后她还叮嘱我们回宿舍要注意安全，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意涌上心

头，让我看到了她的责任心，我想我此后观看的任何一场球赛都不及那一晚精彩，现在想来当时只是寻常，她可谓是良师益友。

在没有遇到她之前，我的政治成绩一直都徘徊在 20 分左右，没有上过 30 分，在全校千名学生里，我都是排在最后面，我一直都把问题归咎于自己，认为是我自己不够努力。在一次考试成绩出来后我照常去班尾那翻找我的成绩，看到成绩那一刻我震惊了，整个人呆愣在那里，身边的朋友也同我一样震惊“政治原始分 63？赋分之后 84？不是你偷偷内卷了啊考那么高，你都是我的三倍了。”听着身边嘈杂的声音，我耳朵嗡嗡作响，我紧紧盯着那个成绩单反复观看，我害怕这是我的幻觉害怕它下一秒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上课铃声响起，我的思绪被打断，我抬手摸了摸成绩单上的数字——这就是我实打实考出来的成绩。

从那之后，我更加刻苦学习 努力钻研里面的每一个专有名词，成绩一路飙升一直在进步 也让老师注意到了我。在一次晚自习时我出去问问题，她给我答疑解惑完成后，用手推了推眼镜，用笔在“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那一句哲学知识点上打了个重点标记符号，我望着那一句话 脑子里一阵疑惑，而后她看着我说道：“这句话是哲学里的内容，也是我想送给你的话，你的答题卡我都有看过 大题答得很不错，在这个班我最看重的就是你了，对了你是不是对政治感兴趣呀？有没有意向做我的政治课代表呢。”面对爱师我竟一时语塞，只是机械地点点头，脸颊迅速变得滚烫绯红，红晕慢慢延伸到耳根。我很想告诉她：是因为她我才会这么拼命学习政治，只希望能拿到更高的分数去见她。那日后我成为政治课代表 课上积极与老师互动 课后也不断温故知新，考试出来的成绩也与我努力呈正相关，也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渐渐地很多同学都来问我答题技巧和借政治笔记，政治晚自习上去问老师题目的人也愈来愈多。我很开心，我认为这是对她教学的认可和我努力的一种肯定，我也一定不会辜负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期望。

高三上学期学校安排她再带我们班。想到她之前带四个班 我们是其中唯一一个文科班，让她感到有些许压力。现在她只用带两个班 这算是减轻她的授课压力吧。她叮嘱我们把哲学里“实事求是”揣进兜里，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不仅是曾经学过的知识点，更是往后的人生指南。铃声响起，我们准时涌出教室，校服衣角掠过讲台，带来一阵风。风吹散了粉笔灰，也吹散了没说出口的告别。我常常想起我和她之间一帧帧难以忘怀的画面，这些早已成为我高中生涯不可忘却的美好回忆，并且不断促进我茁壮成长。在我停下脚步、踟蹰不前时 是她为我指明前进的方向。此刻 我想我有了前进的动力。

追梦的我即将到达高考的终点，敬业的她也在高考的道路中等待着下一位追梦人。

(作者为天峨高中 2323 班学生)

爸爸的往事

文 | 陈文雯

我的书桌抽屉里，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爸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站在一辆布满风尘的货车旁，笑容里带着疲惫却格外明亮。那是爸爸开货车谋生的年月，也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底色。

小时候，爸爸的货车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总在凌晨天还没亮时就出发，方向盘一转，便是穿梭在连绵群山间的日夜。山路崎岖蜿蜒，他说跑一趟长途，手心总能擦出一把汗。我常常趴在窗台上，望着远处层叠的山影等他回家，直到天边擦黑，巷口传来他熟悉的脚步声，就光着脚跑出去。爸爸的身上永远带着柴油味和山路的尘土，他会弯腰抱起我，粗糙的手掌擦过我的脸颊，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用纸巾包好的水果糖，那是我童年最甜的滋味。妈妈说，爸爸跑一趟长途能赚些钱，却不舍得在外面吃一顿好的，总是啃干粮，喝矿泉水，把省下来的钱都仔细存着。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富裕，但爸爸对我这个闺女，从来没有半点吝啬。别的小姑娘有的花裙子、漂亮发卡，我总能很快拥有；学校组织活动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就掏钱，换季时，我的衣柜里总会添上合身的新衣服，而爸

爸的工装却是穿了又穿，洗得发白也舍不得换。妈妈私下跟我说，爸爸心里藏着个心愿，想攒够钱买一辆像样的小车，不用再风吹日晒跑运输，还能带着全家去山外看看。我知道，那是他跑了无数趟长途、熬了无数个夜晚才盼来的目标，可他却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

后来，爸爸不再开货车了。常年跑山路让他落下了腰伤，长途驾驶的疲惫也渐渐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用积攒多年的积蓄，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停车场。每天清晨，他就早早到岗，指挥停放、打扫场地卫生，忙得脚不沾地。停车场的生意不算红火，但爸爸打理得井井有条，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多了些。他依旧省吃俭用，自己的手机用了好几年，屏幕裂了缝也只是贴个膜凑合，身上的衣服也是旧的，可对我的投入却丝毫不减。我喜欢的漂亮裙子，他会时不时买来给我个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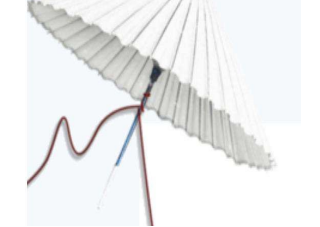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部最新款智能手机，说想让我和朋友随时联系，随时拍照。看着礼盒里的手机，再望向他鬓角的白发和满是老茧的手，想起他对自己的抠门，对我的大方，我鼻子一酸，眼泪险些

落下。他却连忙安慰，说只想让我过得更好，还总觉得自己给的不够多。

爸的一辈子守在小县城里，未见过山外的世界，却总盼着我好好读书，盼着我走出群山，盼着我出息，活成自己的样子，我的前路，便是他未竟的梦想。去年暑假我如愿考上县里的高中，入校时爸爸忙前忙后收拾行李，送我到校。他从不多问近况，只在电话里聊聊天，却总会多转些生活费，他的关心，全藏在沉默的付出里。

爸爸的往事，是货车轮碾过的崎岖山路，是停车场里忙碌的身影，是十六岁生日礼盒里藏着深沉的爱。他用一生辛劳为我遮风挡雨，用无声的爱点亮我走出大山的希望。我唯有带着他的期许奋力前行，踏实读书、步步坚定，不负这深沉的父爱，终有一天走出群山，去见他让我看见的广阔世界。

(作者为天峨高中 2527 班学生)



去一个有风的地方

文 | 王简雪

蝉鸣聒噪的盛夏，我拿着那张满是红叉的成绩单，灰溜溜地躲回了乡下的外婆家。我总觉得自己像被关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笼子，试卷上的红叉是铁栅栏，父母的沉默是沉甸甸的锁，而我，是那个怎么也飞不出去的困鸟。

车窗外的高楼渐渐被青山取代，刚下车，一阵裹挟着稻香的风就扑到脸上，热乎乎的烦躁好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外婆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她笑着朝我招手：“小雪，快来！”

乡下的日子很慢，慢得像老电影。清晨，我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推开门，凉丝丝的风裹着露水的湿气钻进来，舒服得让人想叹气。外婆挎着竹篮去田埂摘菜，我就跟在她身后，踩着沾着水珠的青草，脚下软软的。稻田里的稻穗沉甸甸的，风一吹，就翻起金色的波浪，沙沙的声音，像是大地在轻轻说话。外婆说：“这风啊，是自由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住。”我蹲在田埂上，看着风掠过稻田，

掀起我的衣角。忽然觉得，心里的那把锁，好像松动了一点点。

午后，我最爱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凳上。风穿过树叶的缝隙，漏下一点点碎金子似的阳光，落在我的手背上。邻居家的阿婆们搬着小板凳聚过来，摇着蒲扇拉家常，她们的笑声混着风声，听着特别亲切。有时候，风会带来远处的狗叫声，或是谁家飘来的饭菜香。我伸出手，想去抓那缕风，可它却从指缝间溜走了，留下一阵清凉。外婆说：“风是抓不住的，但你能跟着它跑。”

外婆家的小院里种着几棵向日葵，总是高高地仰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风也变得温柔起来。我和外婆坐在小院里剥玉米，她给我讲乡里的一些新鲜事。风轻轻吹着，向日葵的花盘轻轻摇晃着，好像在点头应和。我忽然想起，考试前的日子里，我天天被试卷和排名压得喘不过气，连抬头看看天的时间都没有，早已忘记了风是什么样子，忘了自己原来也可以像风一样，活得自在一点。离开乡下的那

天，清晨的风依旧凉凉的。外婆往我的包里塞了满满一袋炒花生，她说：“以后心烦了就再来，这里的风永远等着你的到来。”车慢慢开远了，我回头望去，老槐树、稻田、小院，都渐渐模糊在风里。

后来，每当我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就会想起那个有风的小村。我开始学着在课间走出教室，去操场吹吹风；学着在考砸了之后，给自己一个微笑；学着把那些沉甸甸的期待，轻轻放一放。

风是自由的，它能吹过稻田，能拂过树梢，能奔向远方，而我也终会挣脱那些束缚，像风一样，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我知道，风是自由的，以后的我也是。

(作者为天峨高中 2513 班学生)